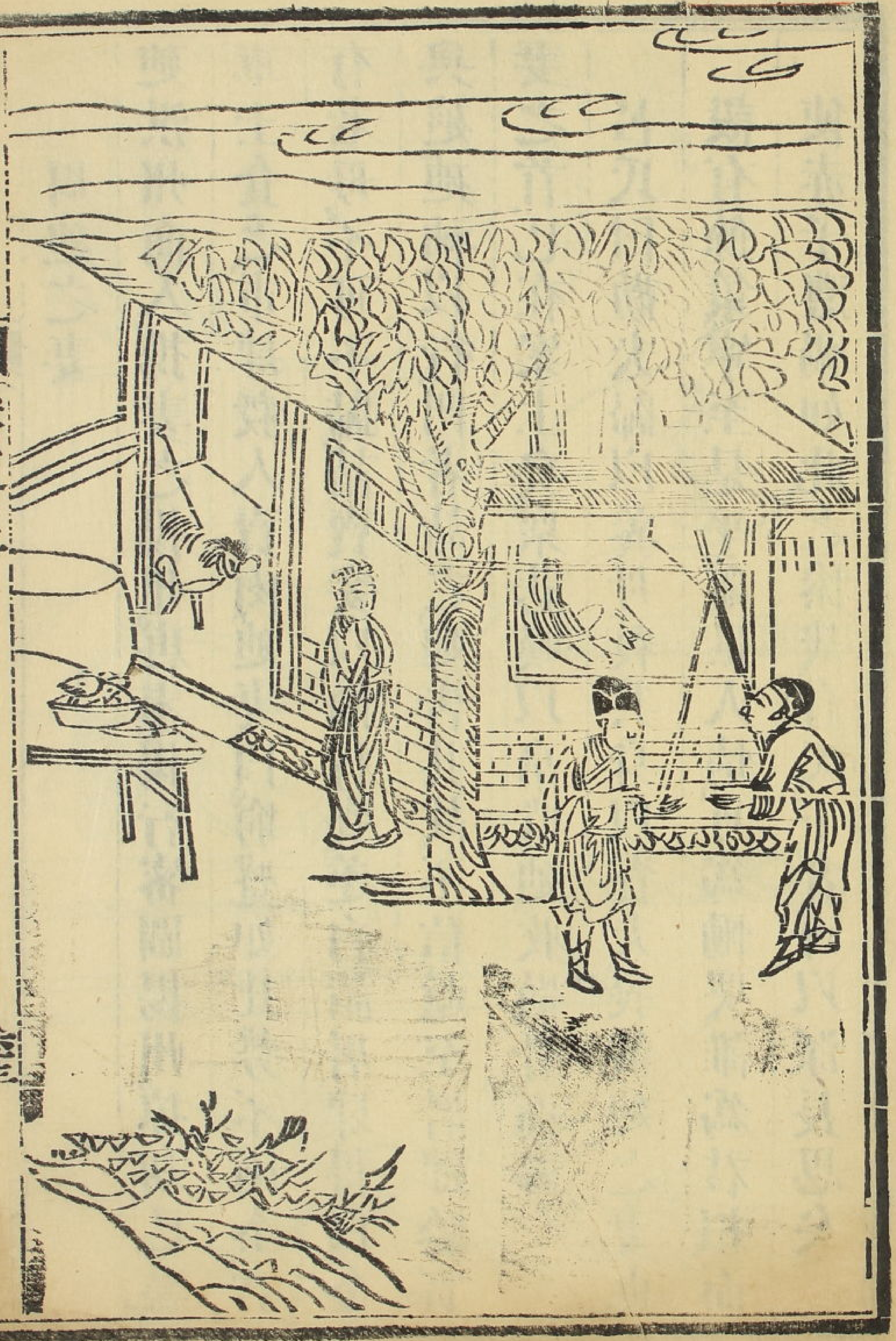
閨範圖說

四

イ 4
514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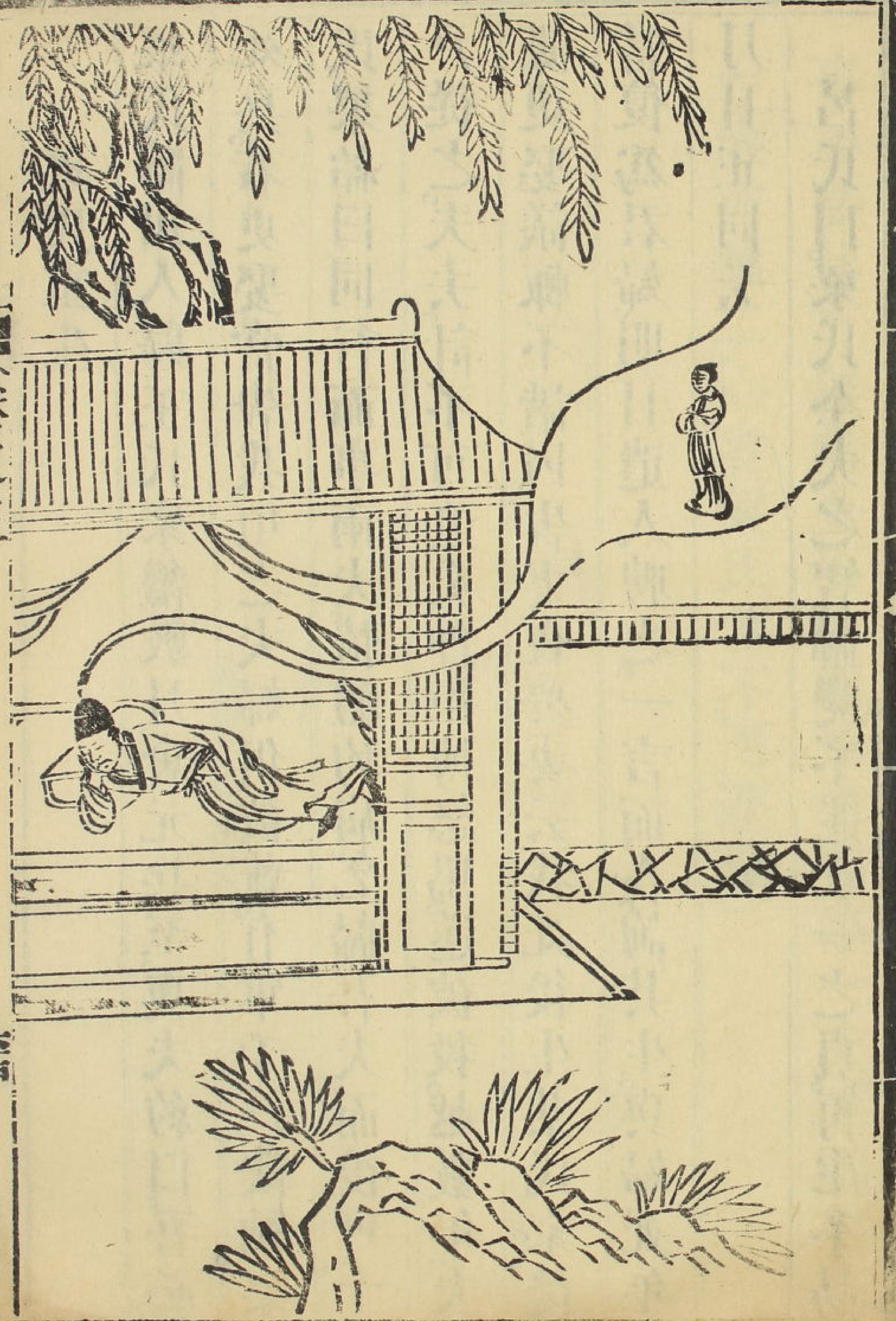


514
14

周迪之妻

迪洪州商人。携妻之揚州。唐末。楊行密圍揚州。擄掠已盡。軍士食乏。市肆殺人賣肉。迪妻曰。窮蹙如此。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不歸。請賣妾以備行資。遂自詣屠肆。得白金與迪。迪袖以行。門者詰之。迪告其故。不信。遂至屠肆驗實。妻之首。已在案上矣。衆悲嘆。以帛遺迪。收骸骨而歸

呂氏曰。勸夫歸以養母。殺其身以資夫。義哉。迪之妻也。設有餘策。寧至是乎。亂世人情。可為慟哭。誰為君相。而使赤子遭禍如此之慘哉。仁天下者。可以深長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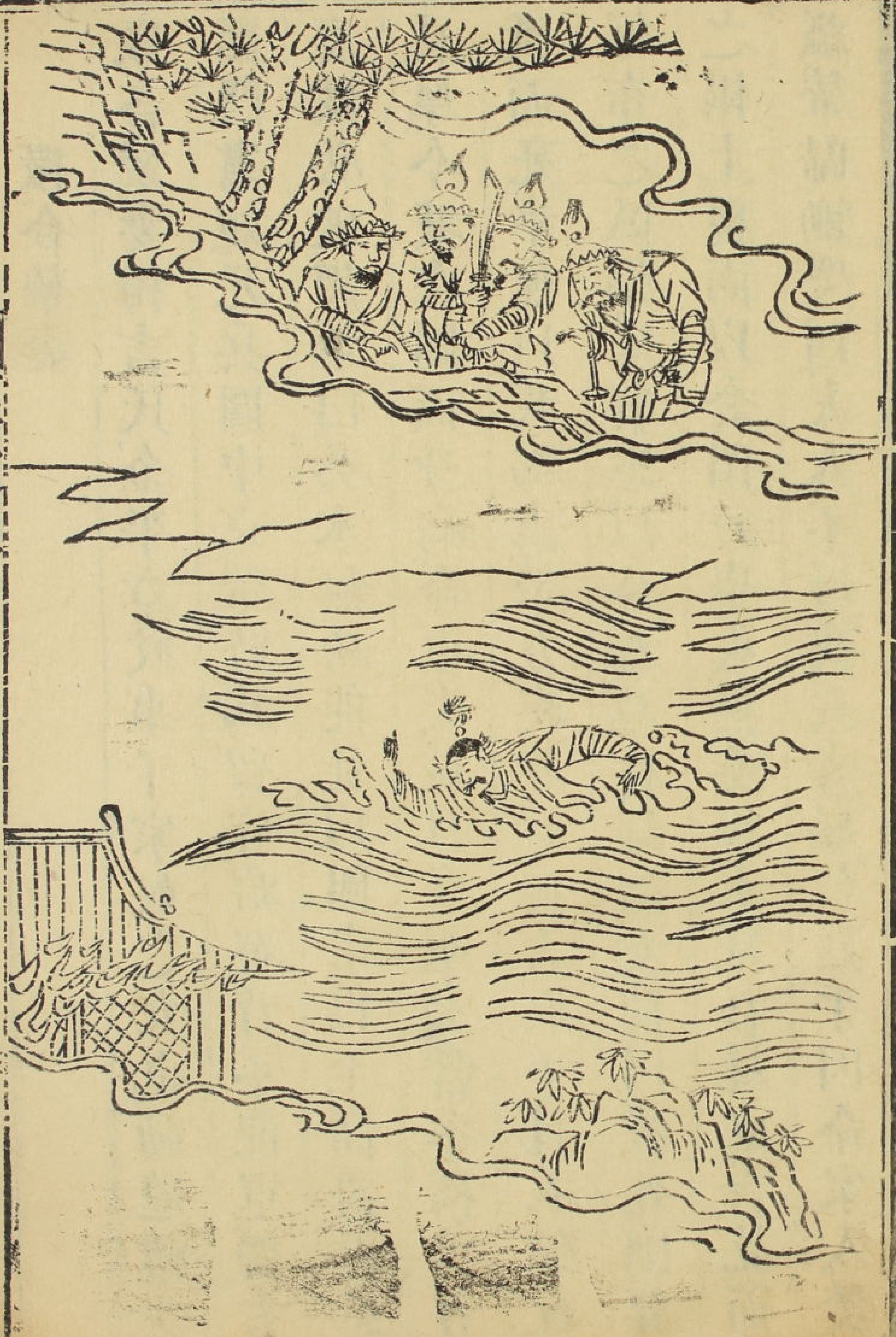


梁氏重生

梁氏臨川人歸王氏家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兵若更娶當告我頃之夫婦俱被執有軍千戶欲納梁氏梁紿曰同行而事兩夫情禮均病乞歸吾夫而後可千戶從之夫去計不可追矣即拒搏怒罵遂被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妻夜夢妻云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日正同云

呂氏曰梁氏全夫之智臨變不迷從一之貞再生不易事不必其有無然金石之操兩世猶事一夫世顧有事一夫而懷二心者梁氏傳不可不讀

文廟



譚氏入甎

譚烈婦趙氏。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中。爲悍卒所執。殺其舅姑。又執趙欲污之。不從。怒之以刃。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文廟兩楹之間。入甎。宛然婦人抱嬰兒狀。磨以沙石不去。鍛以石炭。其狀益顯。

呂氏曰。舅姑之血。豈不濺染甎石。然已泯沒。而烈婦嬰兒。血狀宛然。磨而益著。貞心爲血。貫徹金石。理固然耳。

撒合輦妻

撒合輦妻獨吉氏金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也動遵禮法閨門肅如元兵圍中京輦時爲留守疽發背不能軍獨吉度城必破謂輦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國宗得至高爵君恩良厚今城在圍而身病命也夫城旦夕亟矣當率精兵力戰而死幸無以我爲慮輦力疾巡城獨吉取平日衣飾玩好布之臥榻家貲悉以分人乃盛飾謂女使曰我死則舁之榻上覆面以衾閉戶舉火無令軍士見吾屍也言訖而縊輦歸慟哭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家人焚之俄而城陷輦力戰不克投水而死

呂氏曰獨吉氏胡婦女也恐辱於兵乃能從容就死忠臣節婦各蹈水火之仁彼生於華夏禮義之鄉者當亦媿矣

潘氏投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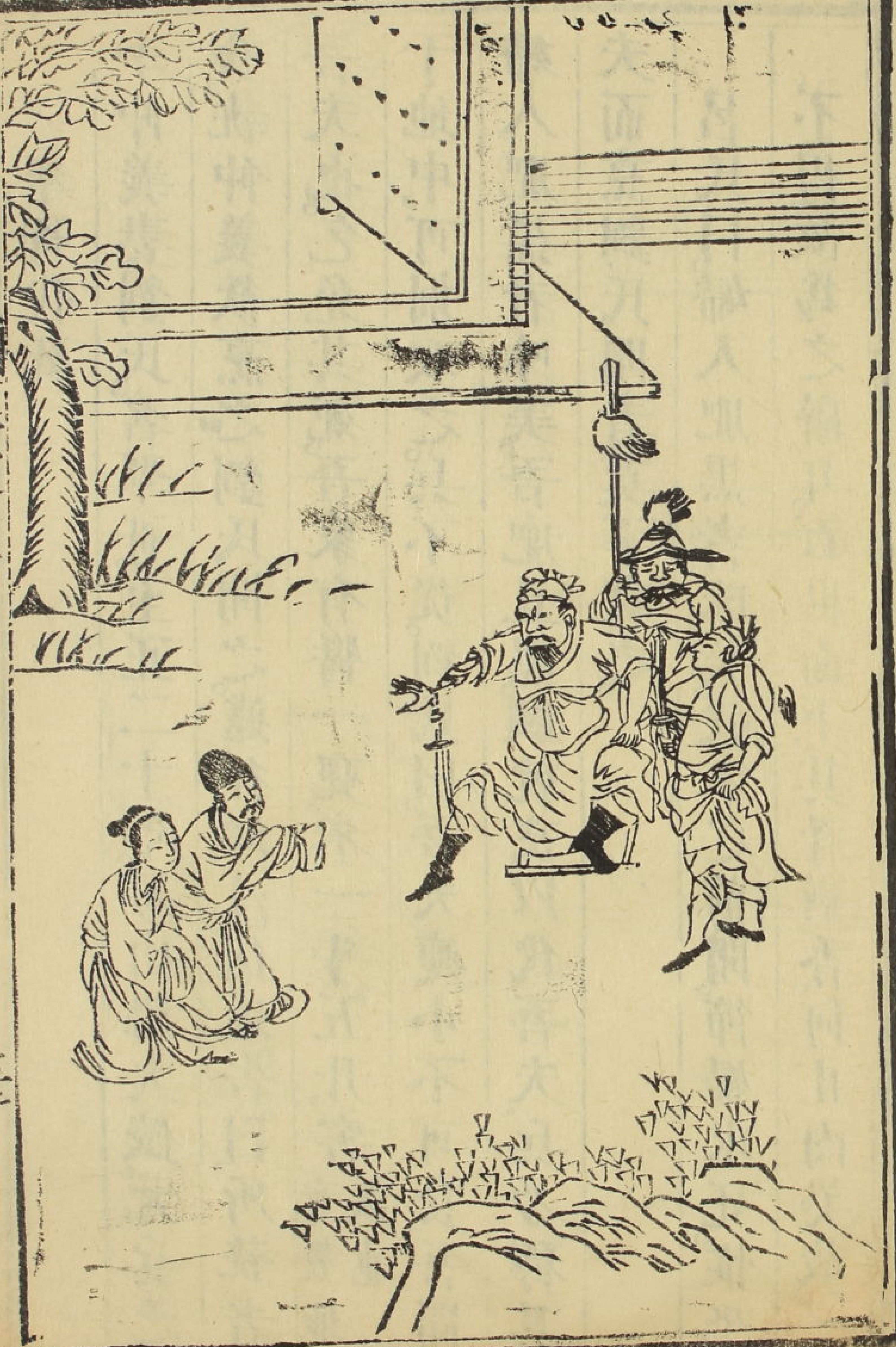
潘氏字妙圓。山陰人。適同邑徐允讓。甫三月。值元兵圍城。潘同夫匿嶺西。賊得之。允讓死於刃。執潘。欲辱之。潘顏色自若。曰。我一婦人。家破夫亡。既已見執。欲不從。君安往。願焚吾夫。得盡一慟。即事君百年。無憾矣。兵從之。乃爲坎燔柴。火正烈。潘躍入烈焰而死。

呂氏曰。濟變以才。舍情以量。使妙圓罵賊不屈。豈不獲死。而夫骨誰收。又安得同爲一坎之灰耶。哀懼不形。安詳以成其志。圓也可爲丈夫法矣。

趙運使妾

趙淮。長沙人。德祐中。擕妾戍銀樹壩。元兵至。俱執。至瓜洲。元將使淮招李庭芝之降。淮不從。爲元所殺。棄屍江濱。妾入元軍泣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屍棄不收。情不能忍。願得掩埋。終身事公無憾。元將憐之。使數兵舁至江上。妾聚薪焚淮骸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中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呂氏曰。淮之忠。妾之節。讀之俱堪淚下。使妾也罵賊而死。則淮骨終無人收矣。哀言感動。元將爲憐。淮葬江心。妾全首領。處變不當如是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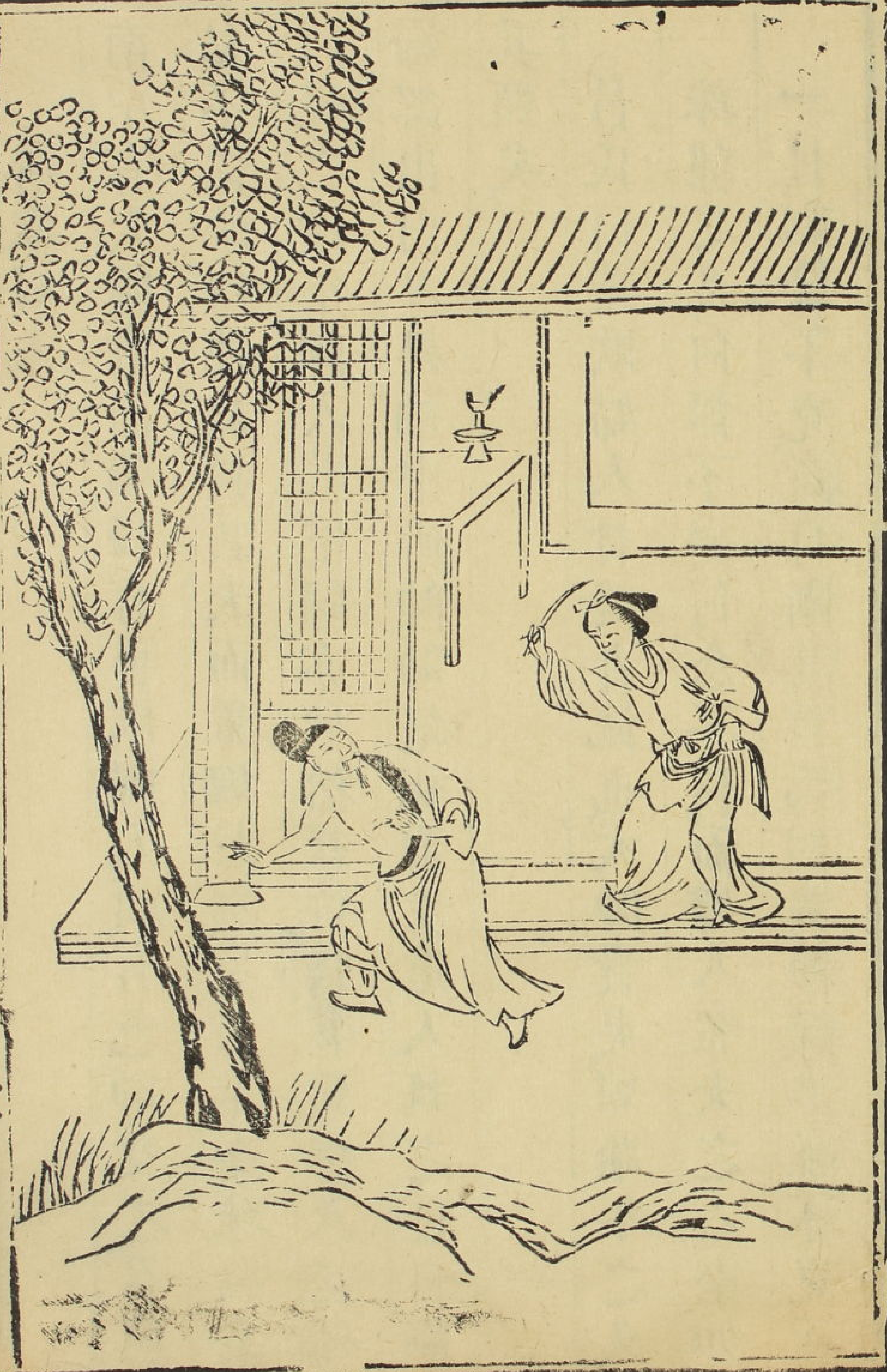


閨範圖說

翠哥代死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至正二十年。房山縣大饑。元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劉氏聞之。遽往。涕泣伏地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免其死。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音教 地藏也）于地中。可掘取之。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吾夫。兵乃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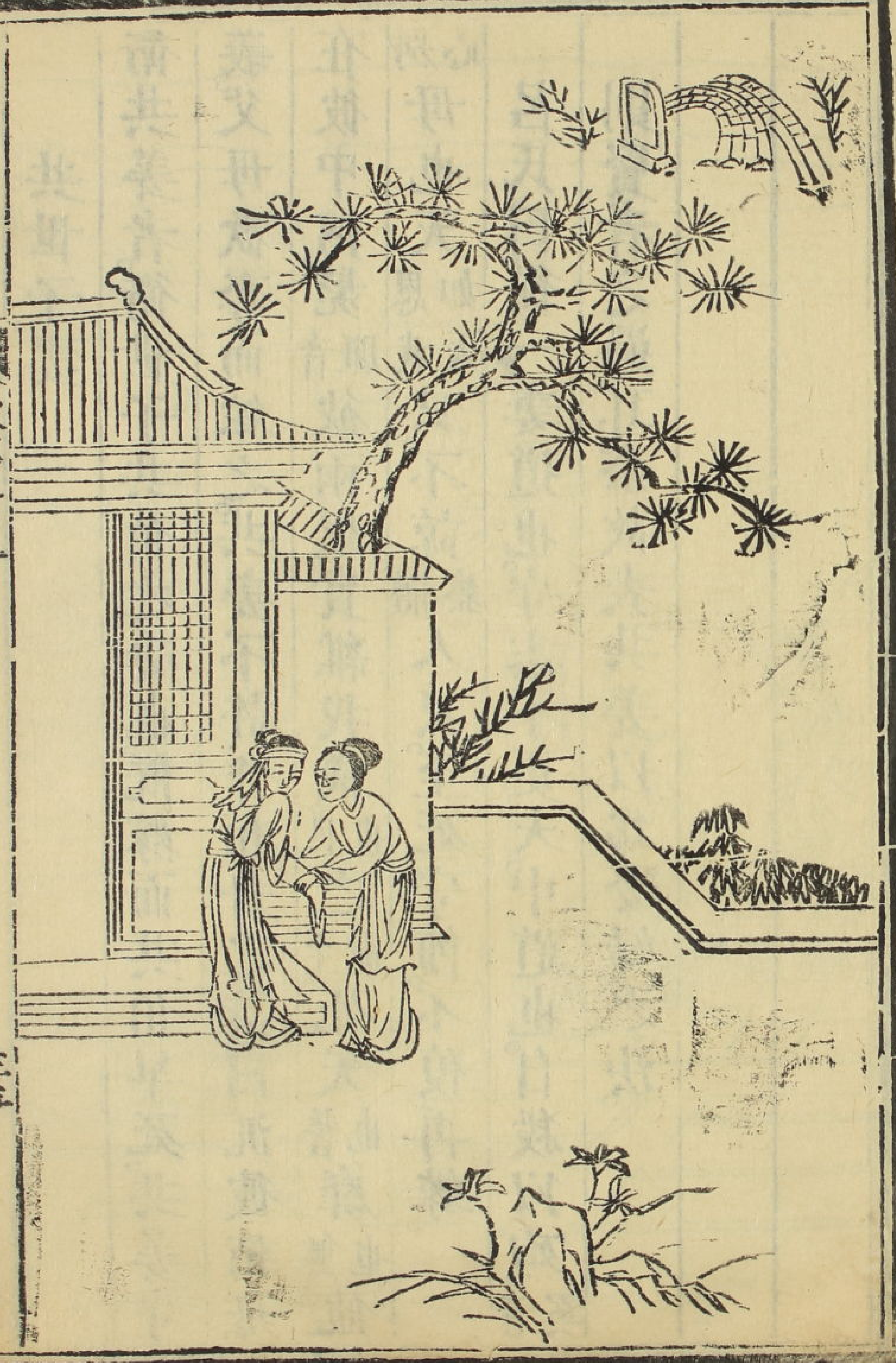
呂氏曰。婦人肥黑者味美。我未之前聞。節婦求死。惟恐不得。故爲之辭耳。百世而下。其骨猶香。何止肉美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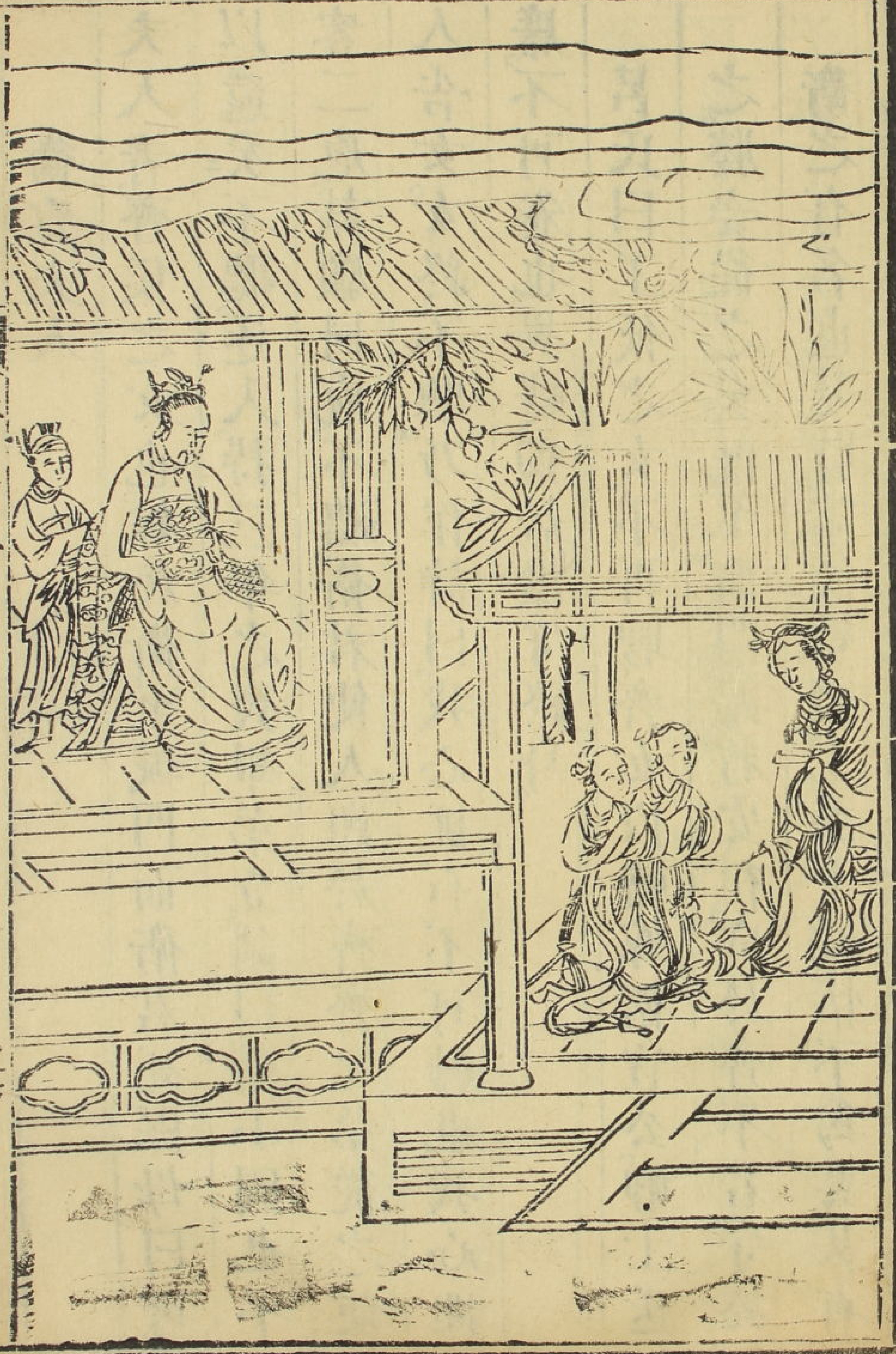


善歌婦人

南中有大帥。貴而驕侈。有善歌婦人。頗有色。帥愛之。召與私。不從。帥以他故殺其夫。而置婦於別室。多其金珠綺繡以悅之。逾年。帥入其室。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戀。及就榻。婦忽出白刃於袖中。斫帥。帥絕裾而走。遣人執之。已自斷其頸矣。

呂氏曰。善歌婦人。貧賤者流也。大帥貴矣。別踰年之久。珠繡之多。何節不變。何念不移。而婦人報夫之心。堅如一日。刺讐不克。竟自斷其首焉。烈哉節婦。事雖不克。而心則已盡矣。彼慷慨殺身於須臾者。得無遺恨乎。





共世子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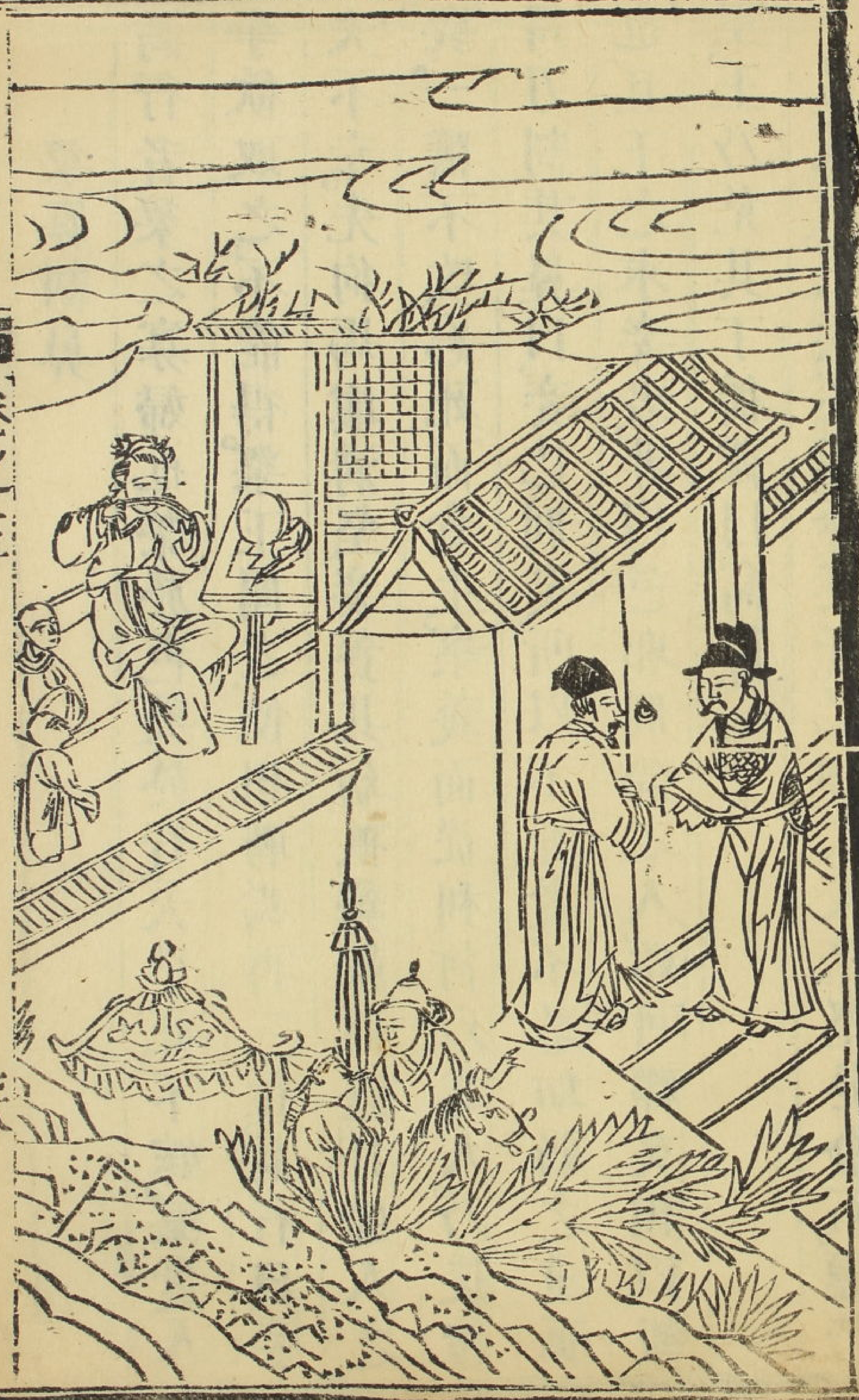
衛共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既嫁而共伯早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音膽)彼兩髦。實維我儀。(匹也)之(至也)死矢(誓也)靡(無也)他(別心)母也天只(恩我如天)不諒(體察)人只。至死守節。不復再嫁。

呂氏曰。從一。妻道也。守志不更夫。中道也。自殺以殉。(音巽)則賢者之過耳。余故表共姜以為嫠婦之法。

衞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衞，至城門，而衞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不聽。衞君使人愬於齊，齊兄弟從之，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異爨獨居，潔守終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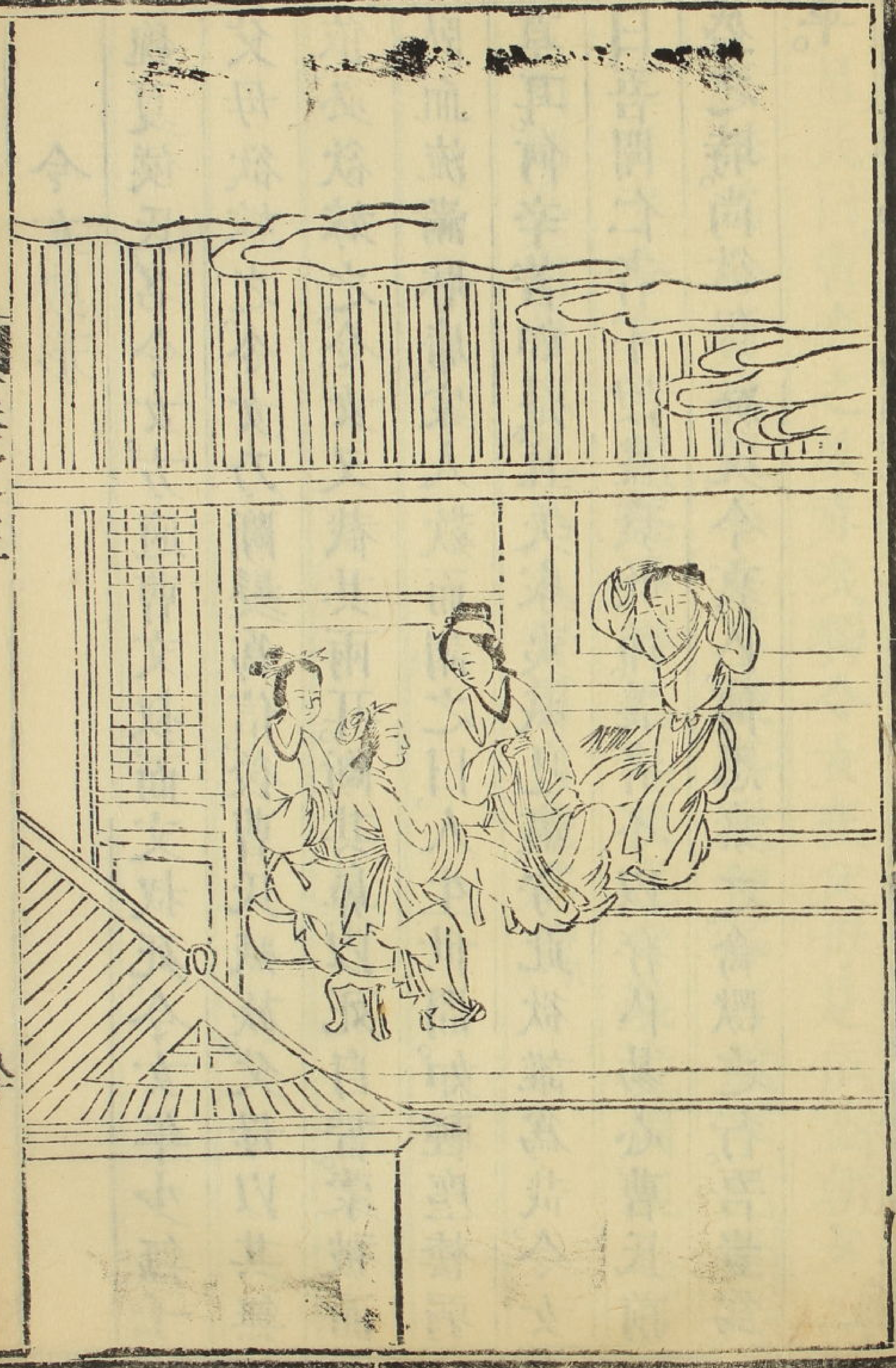
呂氏曰：王侯之女，不再聘。齊女以禮嫁衞宣公，卿士送之，媵妾從之矣。既至衞門，歸將安往？守於齊，不若守於衞之有名也。是時諸侯瀆禮，上烝下婬，恬不爲異，甚有公子頑不烝宣姜，而齊侯強之者。況此女之來，未成爲婦，可與少主同室乎？卒之異爨終身，不失令譽，女也賢乎哉。



梁寡割鼻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榮於色，美於行。夫早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曰：妾夫不幸，先狗馬塡溝壑。妾養其幼孤，㷀難他適。且婦人之義，一醮不改，忘死而貪生，棄義而從利，何以爲人。乃援鏡持刀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且王之求妾者，非以色耶？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相以報王，王乃免其丁徭，號曰高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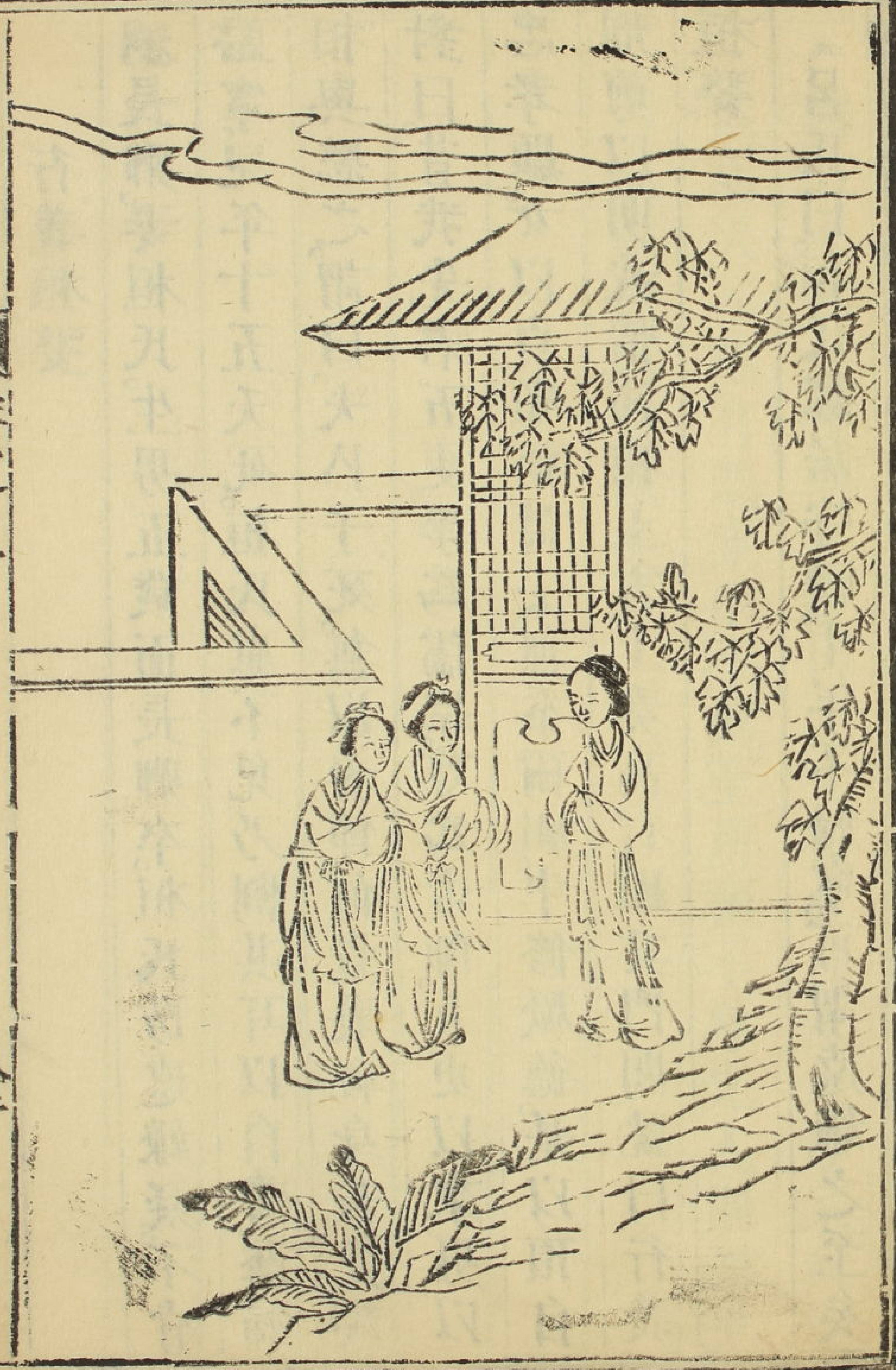
呂氏曰：王侯不能奪其守，况卿大夫乎。堅於金石，凛若冰霜，吾於梁寡婦見之。



令女毀形

魏夏侯氏，名令女，方適曹文叔，而文叔死。令女年少無子，父母欲嫁之。令女乃斷髮爲信。後曹氏滅族，父母以其無依，必欲嫁之。令女又截其兩耳，斷其鼻，以死自誓。蒙被而臥，血流滿牀席。家人驚而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如是。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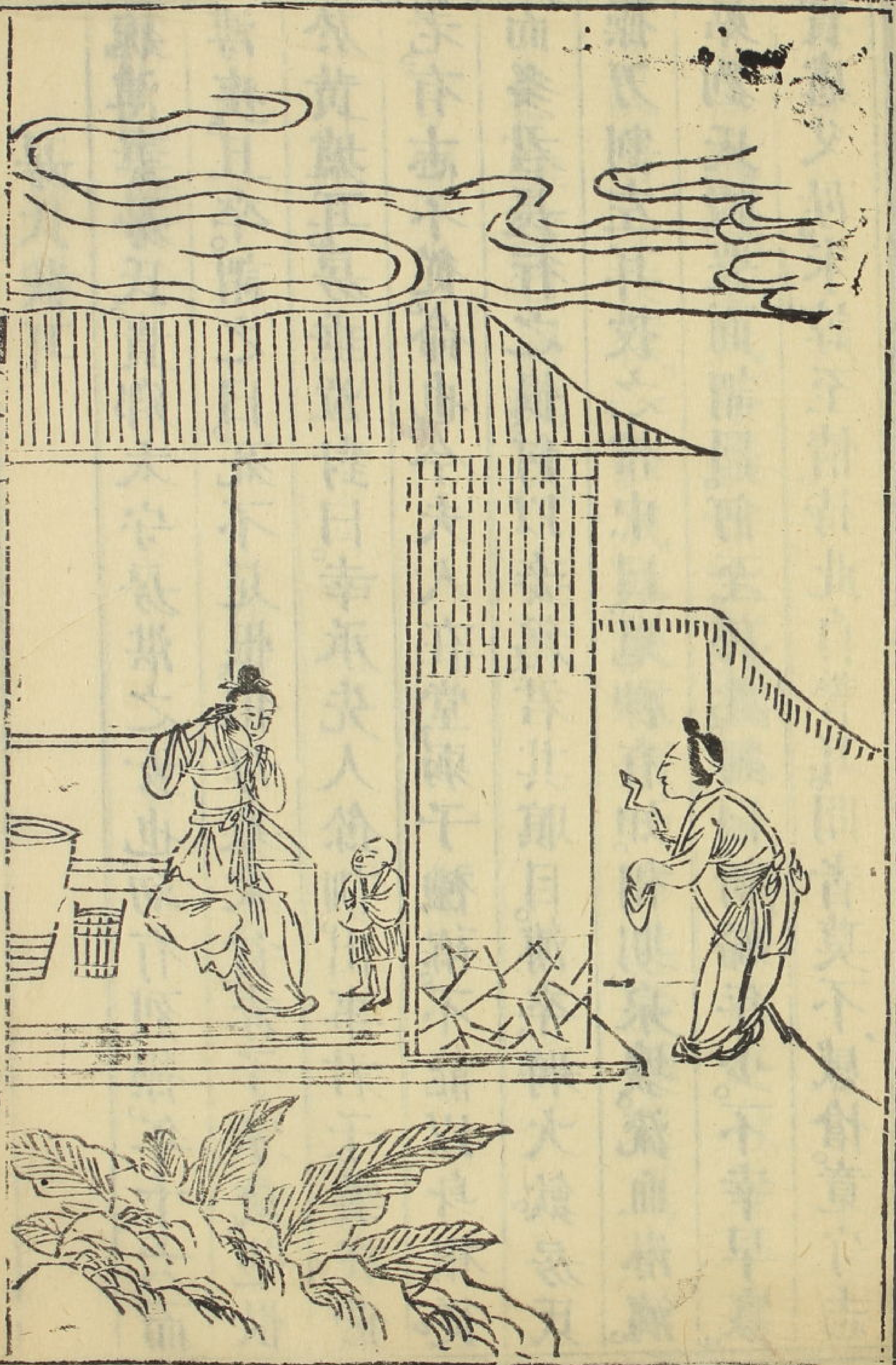
呂氏曰：曹爽之族赤矣，獨令女在，父母是依，蓋朝夕以必嫁爲心者也。設令女不毀其形，使不可嫁，寧免奪志之謀乎。令女苦節，蓋不得已耳。後之守義者，倘親志可回，則全而目以見亡人，安用自殘爲哉。



行義桓嫠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夭死。桓氏慮不免。乃割其耳以自誓。隣婦相與愍之。謂曰。夫亡子死。無以養節。何貴義輕身若此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預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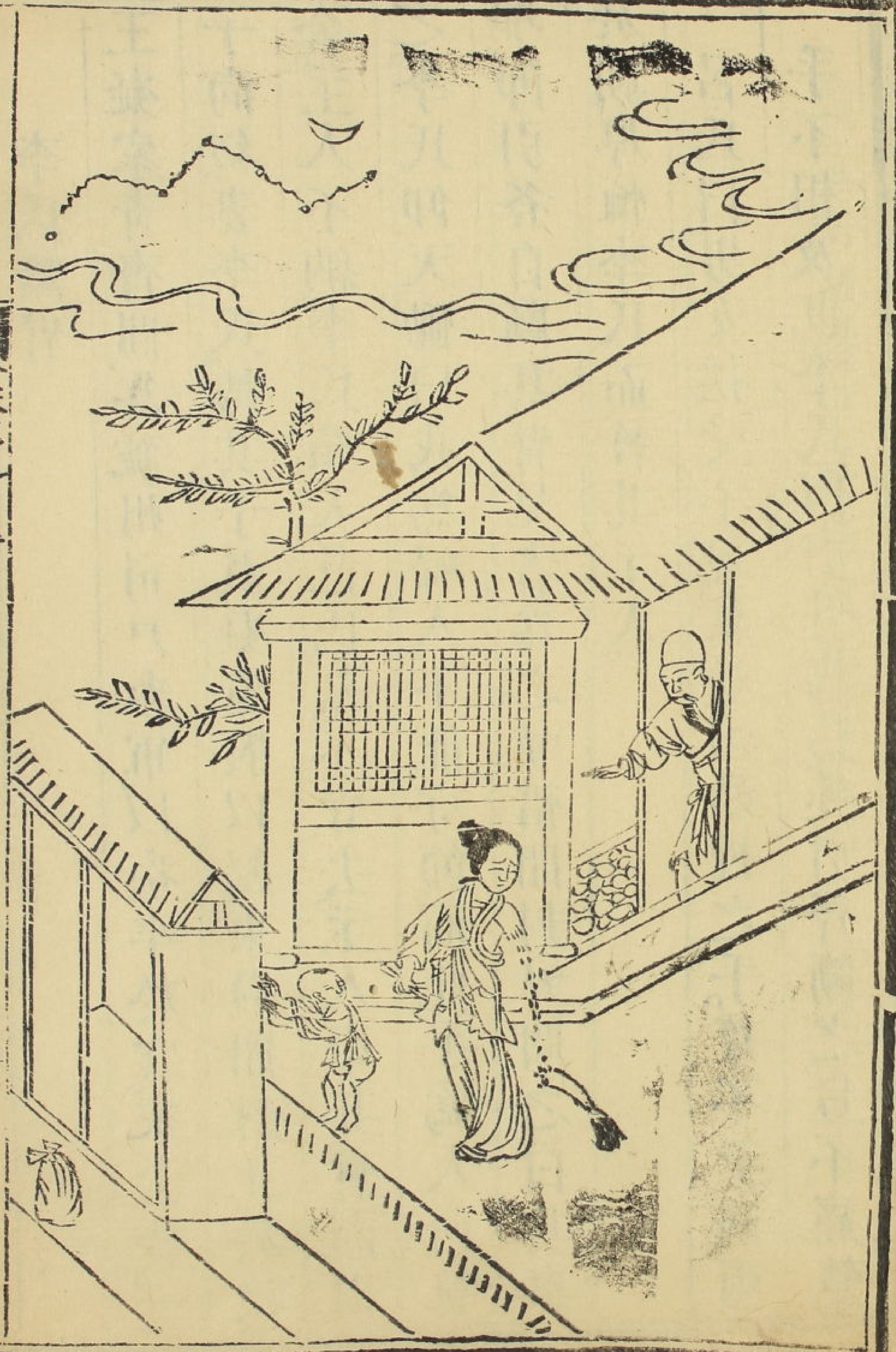
呂氏曰。桓氏寡居守禮。十年不歸寧。可謂遠嫌之至矣。禮有大歸女。喪與在室同之文。桓也即依父母家。何害哉。胡天不福有德。竟令不嗣。至所稱不辱先人。則錫光乃父。家教所從來矣。



房氏截耳

魏溥妻房氏。貴鄉太守房湛之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疾。且卒。謂之曰。死不足恨。但母寡家貧。赤子未歲。抱恨於黃壚耳。房垂泣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不能以身相從。而多君長往之恨。何以妾為。君其瞑目。溥卒。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漓。姑劉氏輟哭而謂曰。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諒至情。持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竟守志終身。

呂氏曰。房氏年纔十六耳。撫孤養母。守節終身。豈不難哉。割耳投棺。一以成永訣之信。一以息奪嫁之謀。貞婦之心。金石同礪矣。



閨範圖說

義氣所激。禮重於身故耳。可為婦人遠別之法。

李氏斷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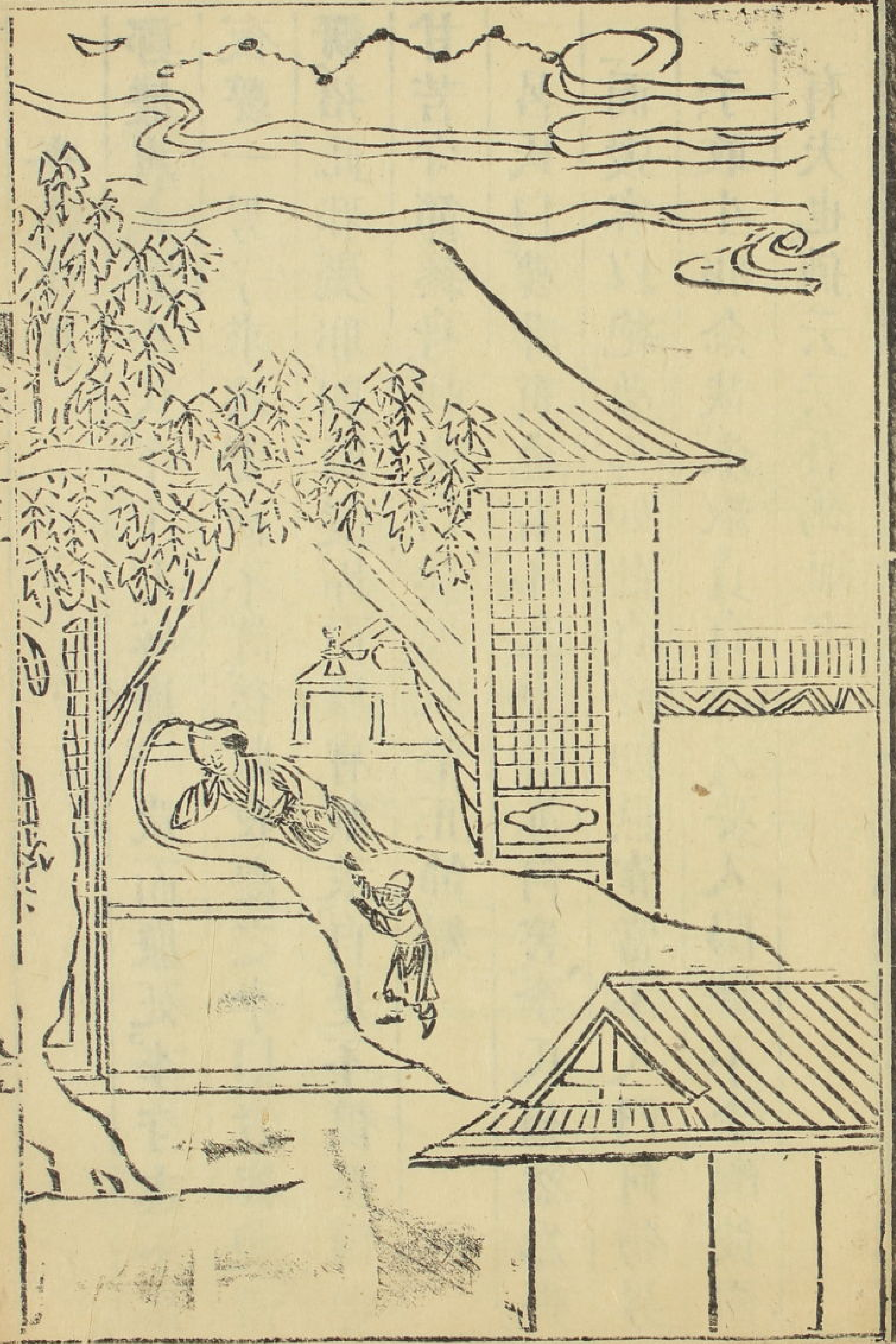
王凝家青齊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凝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卽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嘆惜。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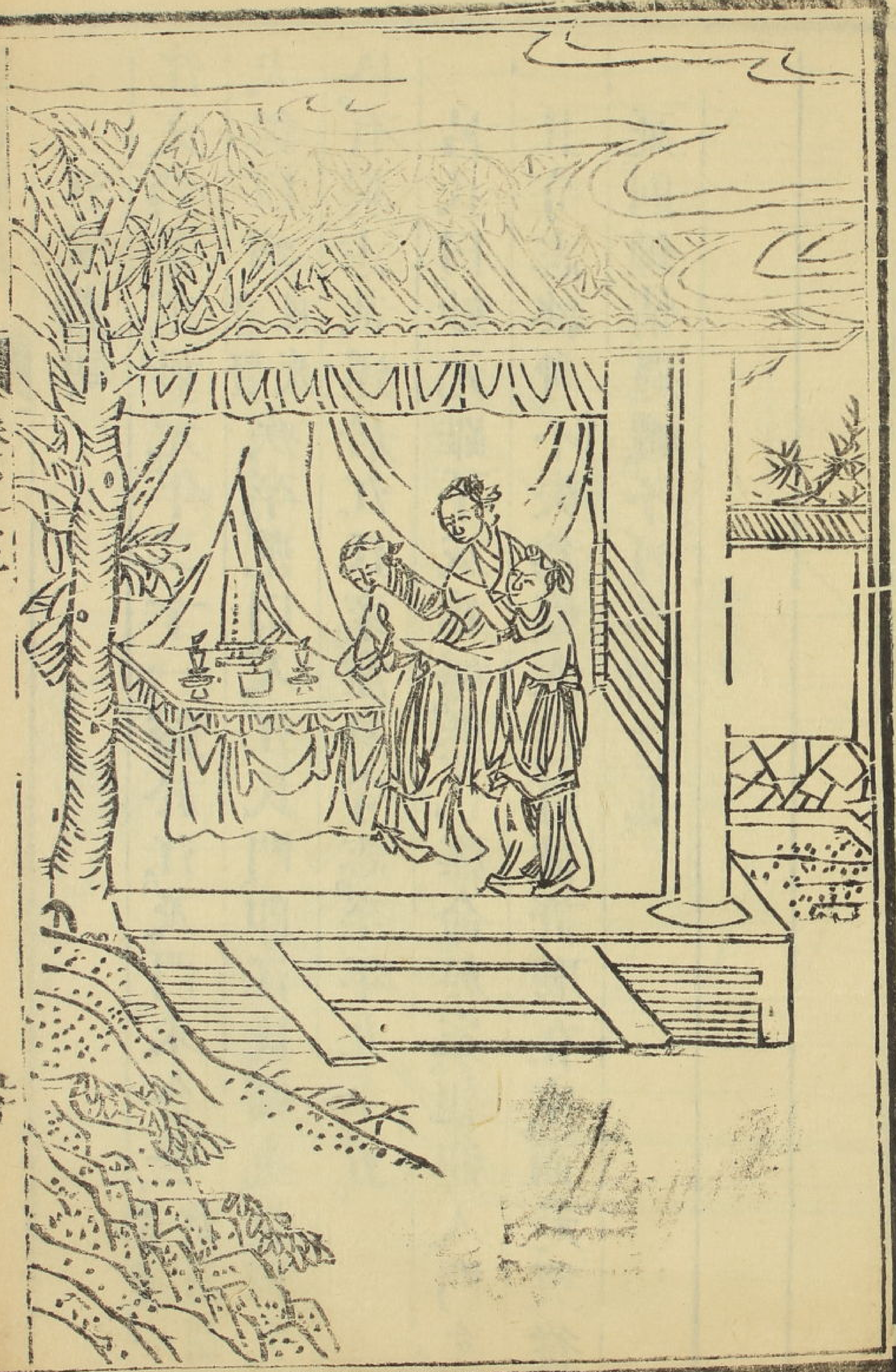
呂氏曰。男女授受不親。故嫂溺始授之手。苟不至溺。兩手不相及也。李氏以引臂為污。遂引斧斷之。豈不痛楚

王氏毀容

王氏。睢陽人。趙子乙之妻也。子乙早死。王氏誓不改嫁。靖康之亂。自以年少有姿。行節難保。乃以埿土塗面。髽頭跣足。負姑携幼子。避地而南。人無犯之者。流離四年。至溫陵徙居於蒲。終身清白。

呂氏曰。冶容誨淫。王氏知之矣。西施為無鹽。豈不在我。柰何以一面目賈一身之禍哉。烈女智不及此。誠可悲矣。吾表王氏。以為美婦女避亂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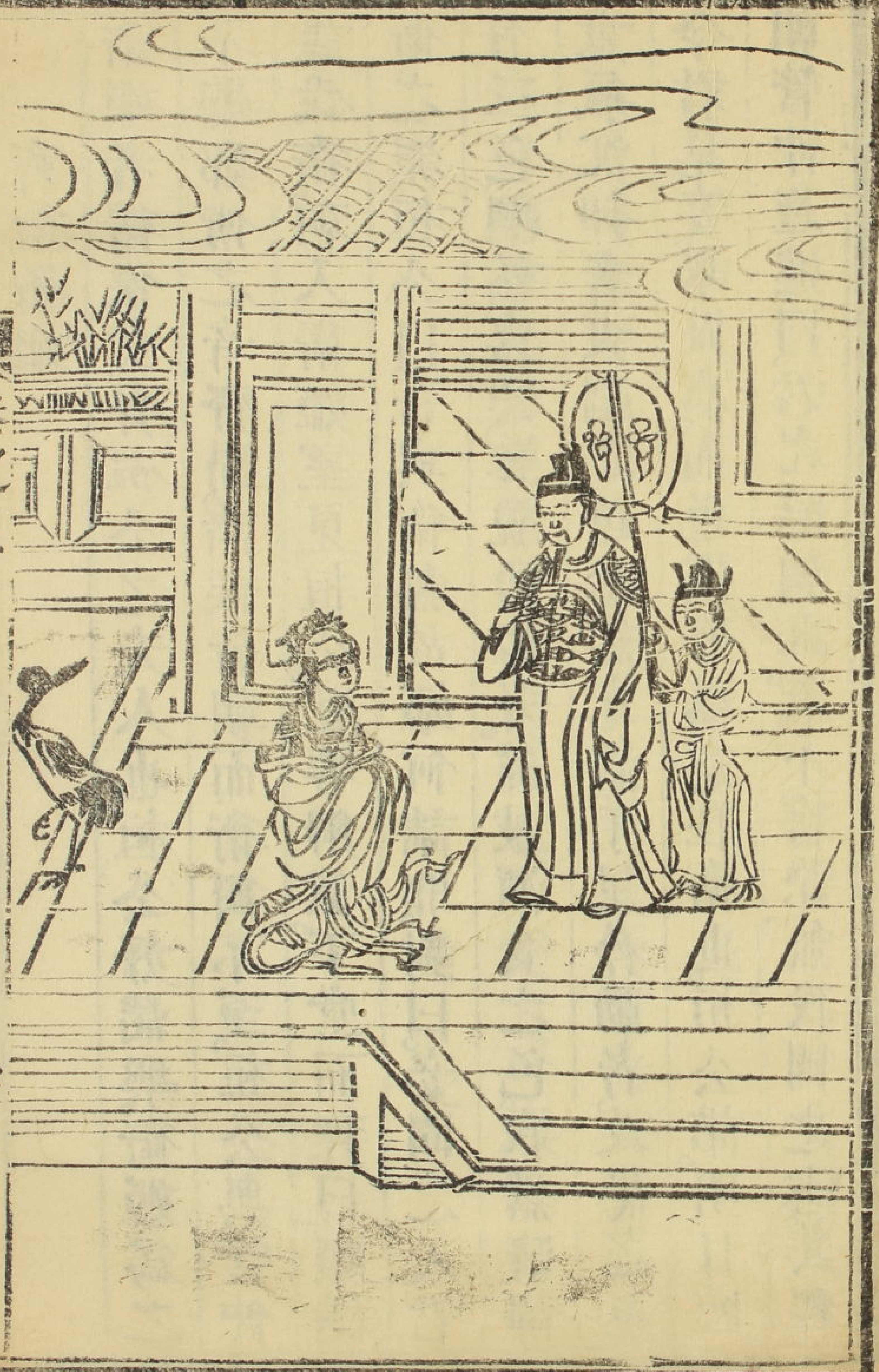




李氏恨夢

鄭廉。唐人。妻李氏。年十七。嫁廉。一歲而廉死。李守志不移。夜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夜夢之。李曰。豈容貌猶妍。招此邪魔耶。即斷髮垢面。塵膚。敝衣。自是不復夢。備嘗甘苦。守節終身。刺史白其操。號堅正節婦。

呂氏曰。夢非真也。苟不失真。夢亦何害。李氏猶然爲恨。而毁容以絶夢焉。如此貞心。即燕雀當不入門。何物男子。敢生邪念哉。宋淑貞有詩云。夢入陽臺不奈醒。彼固有夫也。猶云云。吾爲恥之。



江文鑄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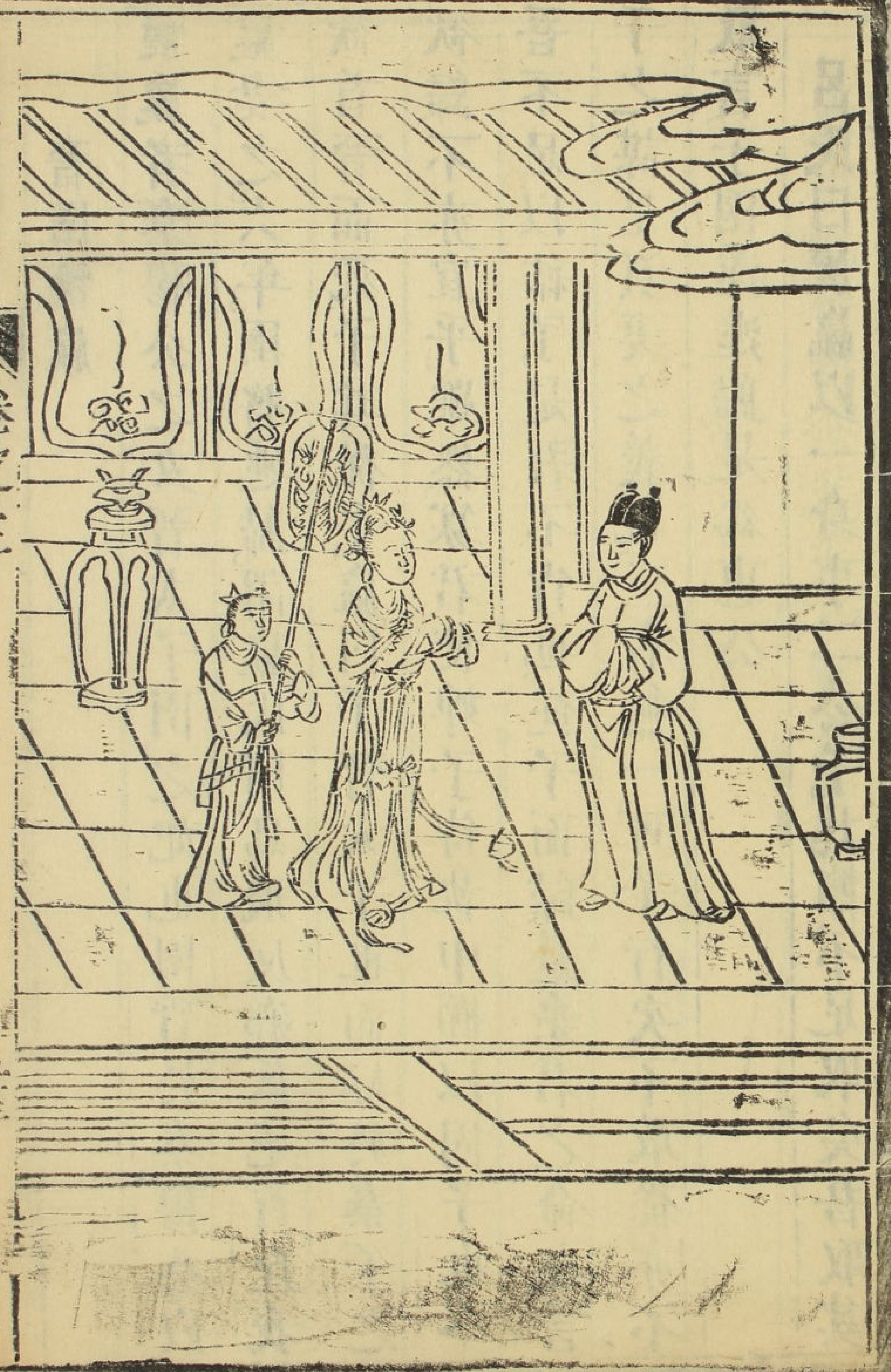
江文鑄妻。范妙元年二十一。歸於江。及門。未合巹（音謹一匏兩開）夫忽以癎（音賢風疾）疾卒。范曰。入江氏門。卽江氏婦也。豈以夫亾。有異志哉。遂居江氏家。潔身守志。卒年九十五。

呂氏曰。妙元雖不成爲婦。然已稟命於家。親迎入門矣。且守志終身。不失爲聖人之道。彼許聘在室。而赴哭從死。則鍾情過禮。不可爲訓者也。

齊桓衛姬

衛姬者，衛侯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音。齊覇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朝入，衛姬望見桓公，脫簪解佩，下堂而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怡愉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君見妾，舉趾高而色厲，聲揚意在衛也。桓公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臨朝也，氣下言徐，無伐國之志，其釋衛乎？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

呂氏曰：衛姬之明哲至矣。世之愚婦人，徵色發聲而不悟，自納身於罟擭陷阱之中，死而不悔者，可以觀矣。



晉圉懷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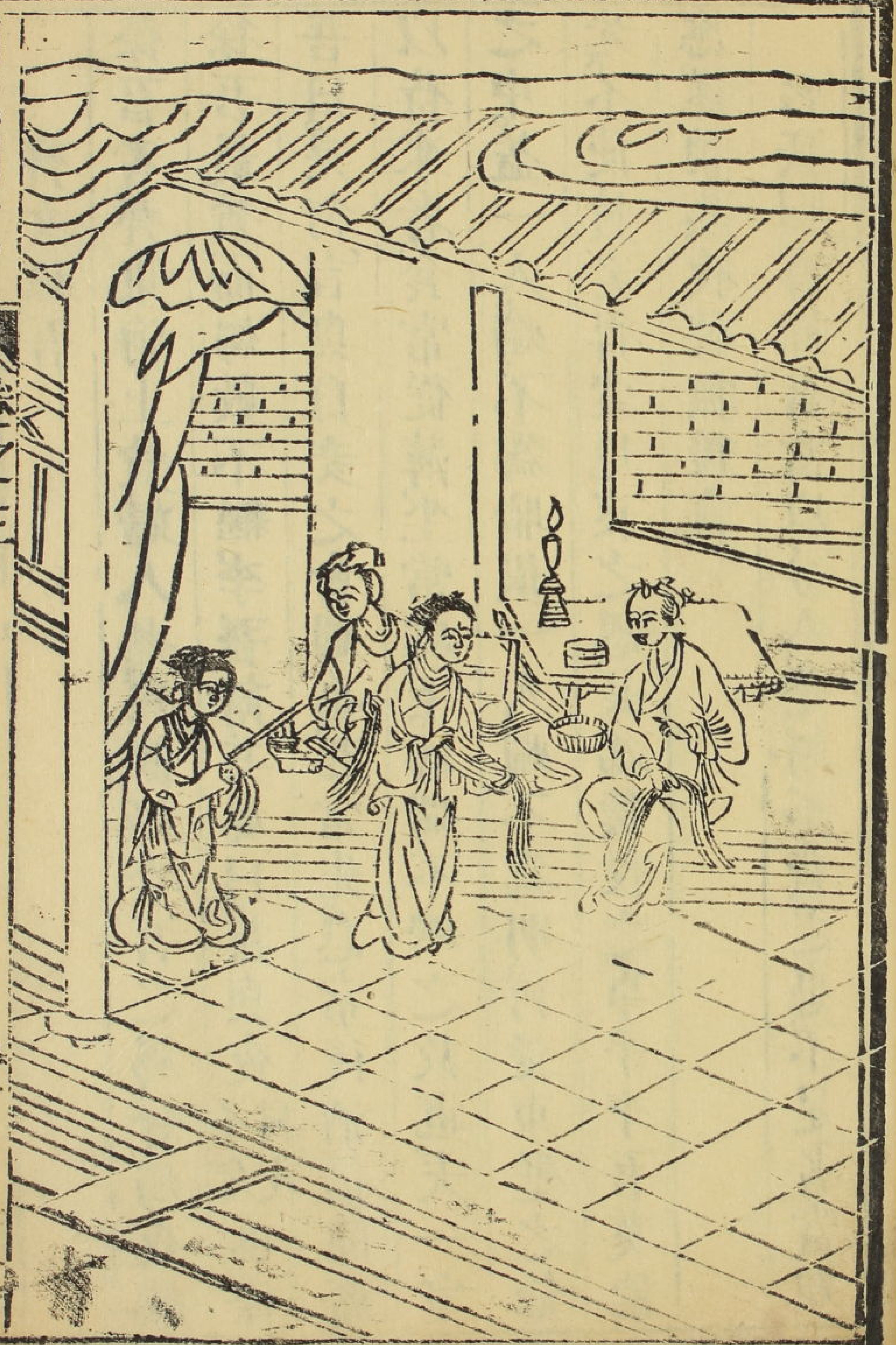
懷嬴者、秦穆公之女、晉太子圉之妃也、圉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欲首晉而死、子其從乎。嬴曰、子晉太子也。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之命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子行矣不敢從亦不敢言、子圉遂逃歸、是為惠公。

呂氏曰、懷嬴以一身事二公子。其節不足取矣。吾取其處事之權焉。從父從夫、兩無所失。

楚野辯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其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而敗子大夫之車。今反執妾。不亦遷怒乎。舍有罪僕。執無罪妾。不亦貳過乎。周書曰。毋侮鰥寡。今子列大夫。輕妾微弱而執之。不亦侮鰥寡乎。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慙無以應。遂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有狂夫昭氏在。遂去。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楚辯女之謂也。

呂氏曰。惟辯足以折人。惟理足以善辯。口才非婦人所尚也。而無端受辱。無言惟愕。或言而動氣犯禮。或言而浮衍無當。奚貴言哉。楚女言言當理。鄭大夫之益友忠臣也。宜其媿矣。



齊女徐吾

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隣婦李吾之屬會燭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繼李吾謂其屬曰無與夜同夜不納也徐吾曰是何言與自妾之會燭也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食常從薄坐常處下爲燭不繼之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僕役之事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

呂氏曰有餘者當以分人是謂不費之惠不足者當知度己是謂自善之術世未有不相資而能相义者也若徐吾者可以爲法矣

狄仁傑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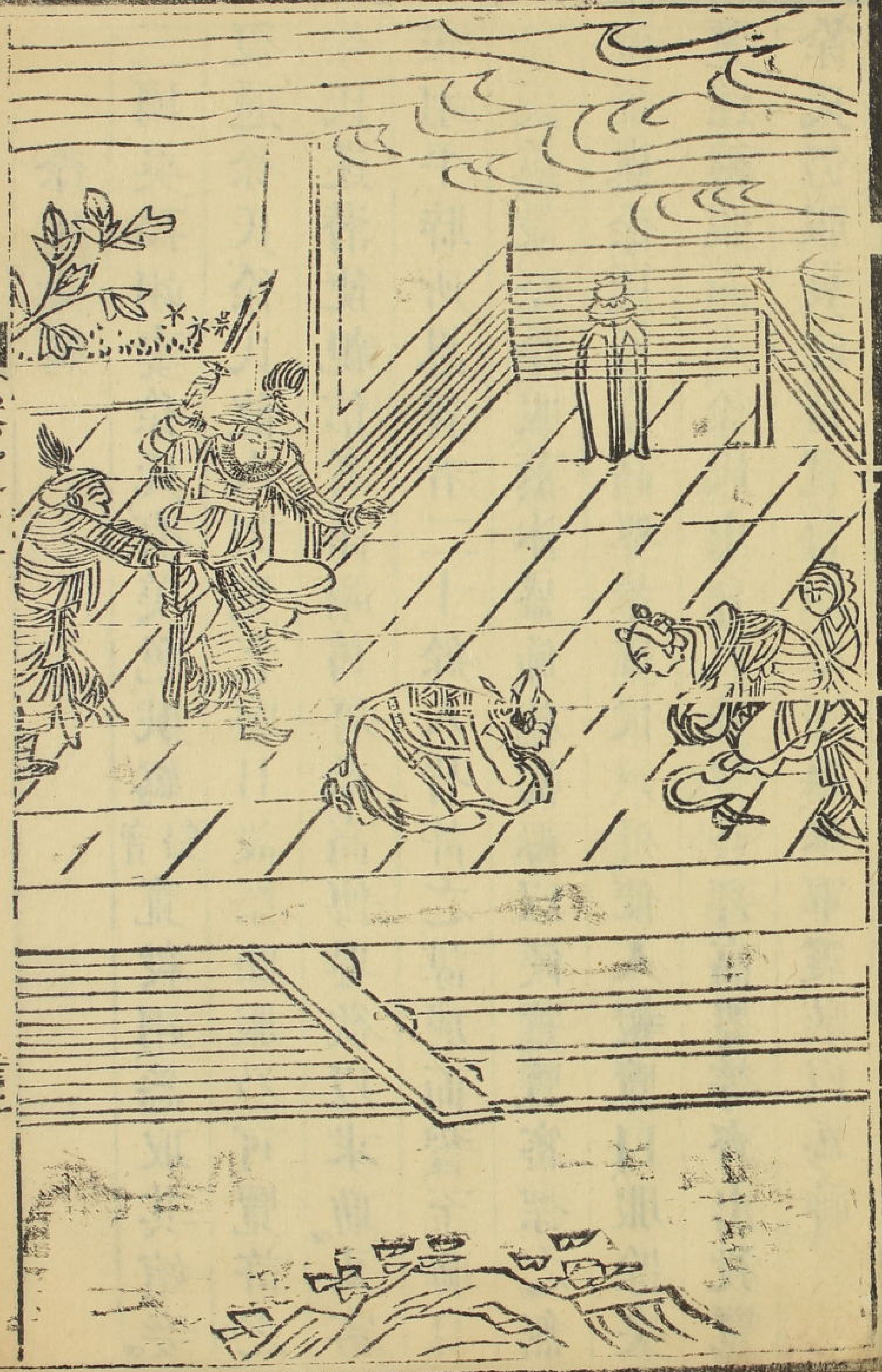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橋南別墅。音主姨止一子。未嘗入都城。狄仁傑每伏臘晦朔。修饌甚謹。嘗休暇。候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進膳。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啟姨。某今爲相。表弟何樂。願悉力從其肯。姨曰。相自為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大慙而退。

呂氏曰。盧氏之賢明。不可及矣。不以貧賤托當路之甥。世情所難。而不事女主一言。尤烈丈夫所難。輕於請托者。可以媿矣。

符承祖姨

姚婦楊氏。閹人符承祖之姨也。家貧。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家累鉅萬。疎遠親姻。皆資借爲榮利。楊一無所求。嘗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遺之衣服。不受。曰。我夫家世貧。美服非其所宜。與之奴婢。不受。曰。食不能給。常着破衣。自執苦事。承祖恥之。乃遣人乘車往迎。楊堅臥不起。從者強舁輿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耶。符家內外皆笑。號爲癡姨。及承祖敗。誅及親戚。楊氏以貧窶得免。

呂氏曰。蠅集腥。蟻附羶。常有及焉。即承祖不敗。而有義有命。彼富貴者。豈吾所宜資哉。楊姨之不癡。不必驗之成敗間矣。



徐氏誅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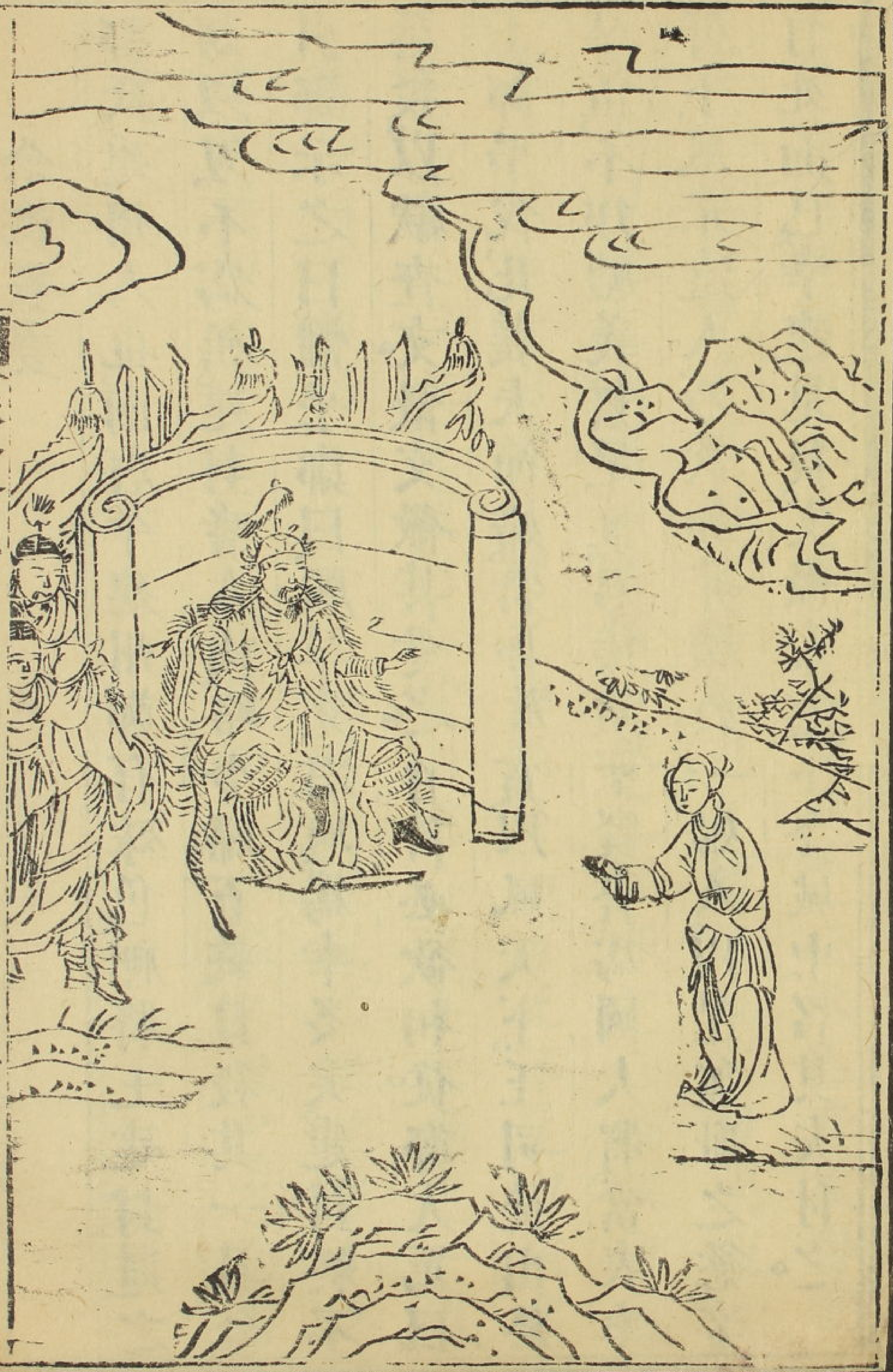
三國吳孫翊妻徐氏。有美色。賊嬀覽殺翊。悉取其嬪妾。復逼徐氏。徐氏使人謂覽。乞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許之。徐氏遂潛使親信者。語翊舊將孫高傅嬰。欲以求助。又密報翊平時所恩養者二十餘人。皆許之。謀成。而誓至晦日。徐氏遂設祭除服。薰沐盛飾。施帳幬以候覽。覽密探之。無復疑慮。徐氏乃命高嬰輩羅伏戶外。使人報覽曰。服除矣。覽遂禮服而入。徐氏出拜戶外。覽答拜。高嬰等齊出殺覽。徐氏仍服衰絰。持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

呂氏曰。徐氏之貞無論矣。惟是濟事之才。爲謀之密。吾所傾心服焉。料嬀賊之必偵音秤候也也。而孫傅藏蹤。及嬀賊之既偵也。而甲士潛伏。延拜從容。了無怖狀。嗚呼。孰謂婦人而能若是。吾取之以爲士君子濟變之法。

魯氏守砦

魯婦晏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破寧化。晏依山為砦。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召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念主母恩。當用命。不勝。卽先殺我。因解首飾悉與之。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握鼓。使諸婢鳴金。賊退敗。鄰人挈家避砦者甚衆。晏以家糧助不給。歸者日衆。又析砦為伍。互相應援。賊弗能攻。全活老幼數萬人。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為承信郎。

呂氏曰。晏恭人豈不偉然一丈夫哉。獨立不懼之膽。堅確凝定之志。奮迅激昂之氣。經畧鼓舞之才。給贍存恤之義。胥見之矣。他如李侃妻之守陳州。鄒保英妻之守平州。古玄應妻之守飛狐。皆以家僮女伴。厲氣徇城。率郡與寇。史思明之叛也。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相與歃血勤王。赴營討賊。百世之下。猶能使人壯氣猶竟。嗟嗟。士君子受專城之寄。靡萬室之衆。聞寇將至。不為備。寇至莫展一籌。民聽其死生。城聽其墮陷。見賊股栗。城破投穴。視其人固美髭鬚盛冠履。一丈夫也。試讀此傳。兩間無容身處矣。



余洪敬妻

鄭氏。建州人也。南唐平建州。鄭有殊色。裨將王建封逼之。劫以刃。不爲屈。建封嗜人肉。略少婦百許。日殺其一具食。引鄭示之曰。懼乎。鄭曰。願早充君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甚愛之。自計必欲相從。鄭大罵曰。王師弔伐。旌義夫節婦。特加旌賞。以風天下。王司徒出於卒伍。不知禮義。無足怪。君侯讀聖賢書。爲國大將。當表率群下。風示遠人。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無恥之慾。妾有死而已。幸速見殺。文徽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

呂氏曰。鄭所遇王查兩將。皆羞惡之心未亡者。故得從容諷慨。以免於難。向使節婦貞女。當被執之初。或陳說大義以媿之。或婉詞悲情以感之。義理之心。益戢。皆有。寧必其無一悟者乎。要之身陷於賊。非死不足以成名。非罵不足以成死。彼怒心甚則慾心衰。亦保節之一道。然吾竊有懼焉。一女子不能當兩健兒。倘激其怒而必欲相辱。即死不足雪恨。以是知不如媿之感之之爲得也。

淮帥僕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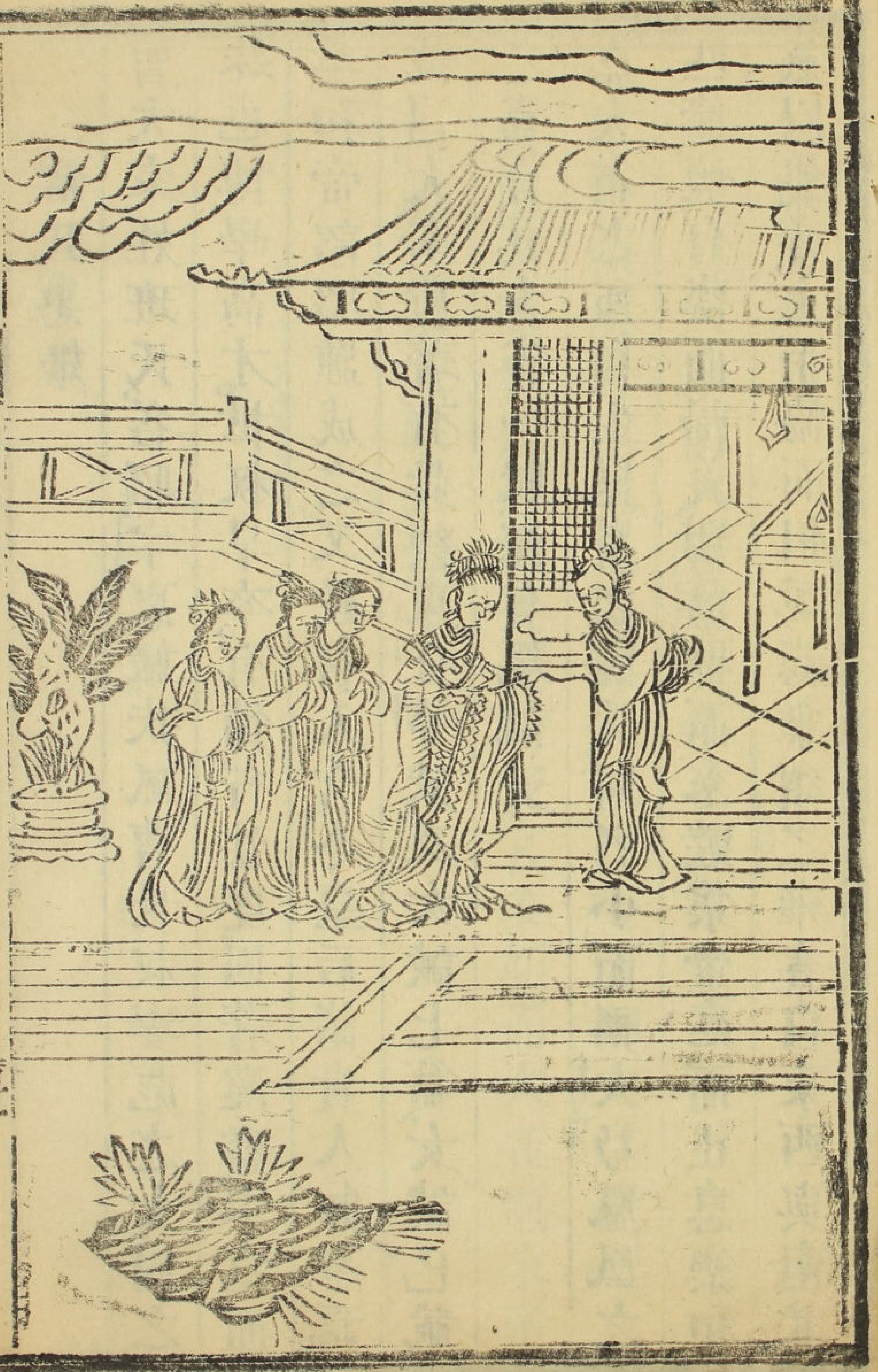
潁上某爲帥淮揚，有一僕號稱驍勇，過芒碭間，其地多盜。僕與妻前驅，至葭葦中。僕大呼曰：素聞此處多豪傑，何無一人敢與吾敵耶。俄而葭葦中數盜出，攻僕殺之。僕妻號慟哭，叩頭感謝曰：妾本良家婦，被此人殺吾夫而擄之，無力復讐。大王今爲吾斷其首，妾殺身無以報大德。前途數里，吾母家也，肯惠顧，當有金帛相贈。賊喜而從之。至一村，傍聚多人，外列戈戟。婦人走入，哭訴其故，保長縛賊入，就而擒之。惟一人得免。

呂氏曰：倉卒之際，恐懼之心，智者且眩然失第，况婦人乎。乃能以節義之語，觧群盜之憐。既免殺辱，又報仇讎。智深勇沉，烈丈夫所讓。孰謂斯人而有斯識耶。

班氏婕妤

班婕妤者，漢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彪之姑也。少有才學。成帝選為少使，大被寵幸，居增成舍。帝嘗遊後宮，欲與同輦。婕妤曰：妾觀古聖帝明王，皆有賢臣正士侍其左右。惟衰世之君，乃有女嬖在側。妾不敢恃愛，以累聖明。又以李平平之才而美，進之以供左右。其後趙飛燕姊妹，妒寵爭進，譖班婕妤怨望祝詛。帝考問，對曰：妾聞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帝然之。婕妤自知難容，乃求供事太后於長信宮，作自悼賦、紈扇詩以寄懷。其詩素一作尤極藻麗云。

呂氏曰：同輦之寵，皆后妃嬪御之所禱而求者也。婕妤既辭而復諫，至於辨謗數語，義正辭確，可謂寵辱不驚矣。卒求長信以避妒，不賢而能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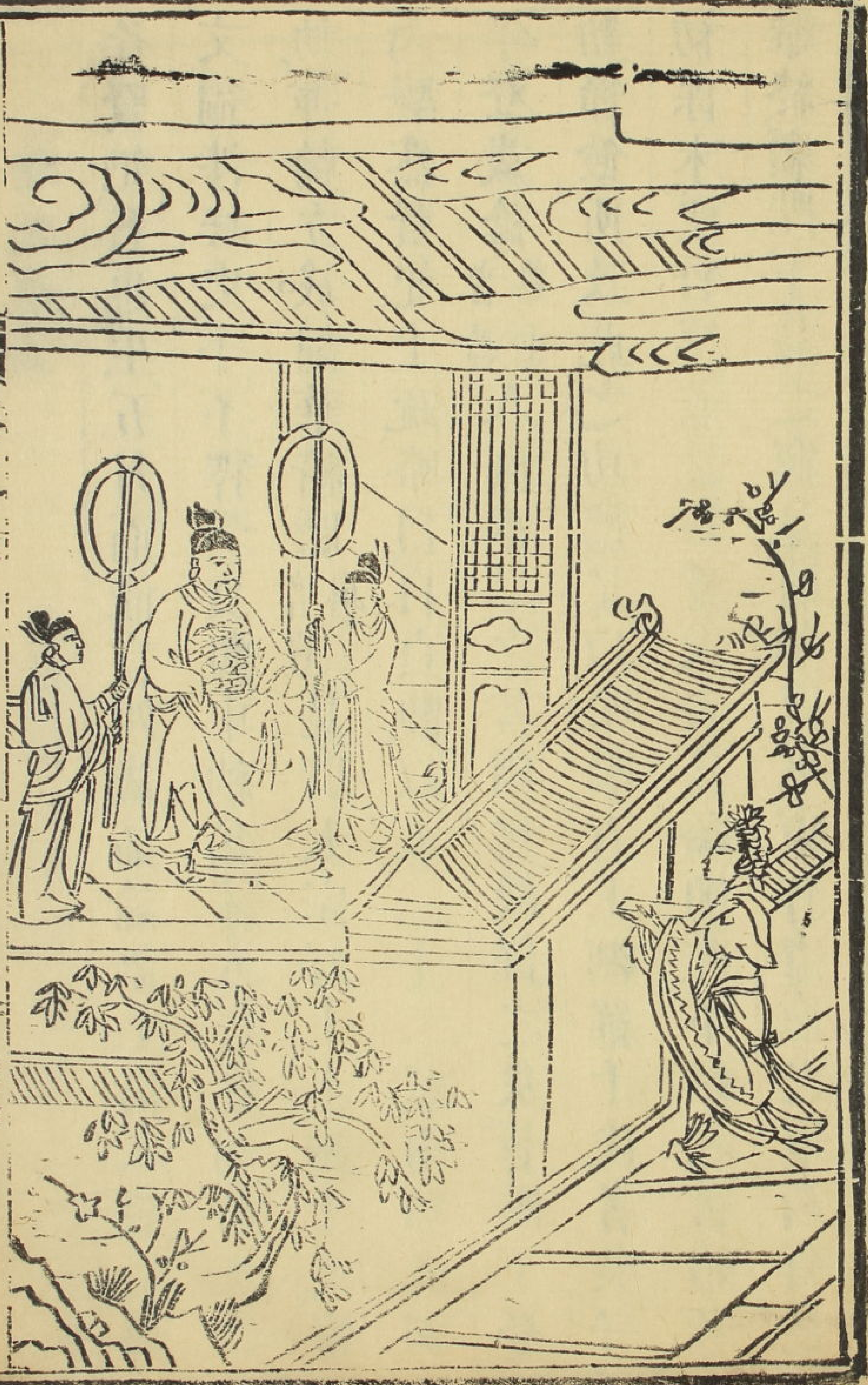


班氏惠姬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字惠姬。扶風曹世叔妻。彪之女。固之妹也。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固著漢書。未竟而卒。和帝詔昭踵成之。又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所著有鍼縷東征等賦。及女誡七篇。女誡已載之嘉言。其大雀一賦。深有規諷云。

嘉大雀之所自。生崑崙之靈丘。同名小而稱大。乃鳳凰之匹儔。懷有德而歸義。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止息。樂和氣以優游。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雍。自東西與南北。咸思服而來同。

呂氏曰。大家出入宮禁時。年已六十矣。故無男女之嫌。至於續漢書以成兄志。作女誡以爲后師。文章德行。表表閨閤間。班氏有女矣。是時後宮多妒。而大雀適來。帝詔賦之。故大家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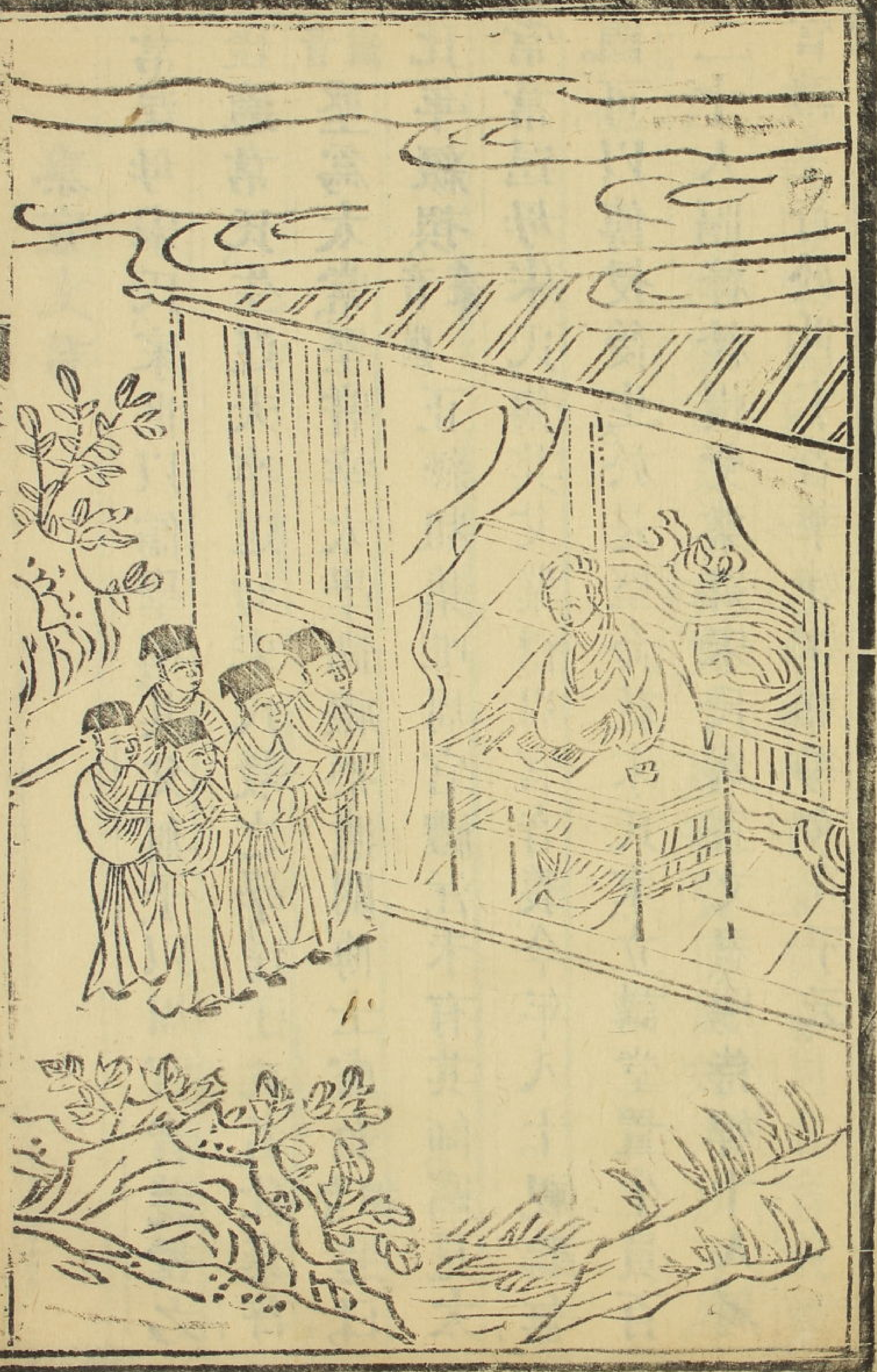


徐妃疏諫

徐賢妃名惠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能屬
文徧涉經史手不釋卷貞觀中納為才人每應制詩文詔
勅揮翰立成詞華綺贍音豈扇是時太宗好土木勤干戈海
內騷然賢妃上疏略曰自貞觀以來二十二載風雨調
年登歲稔音忍熟也人無水旱之苦國無饑饉之災皆陛下憂
勤節儉所致此之功德足以吐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守
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
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
崙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去留懷死之痛人
米漂溺之危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
衆喪見在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窮兵先
哲所戒昔秦皇幷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
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危肆
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
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安常之術民窮力易亂之源願陛
下布澤流恩矜勞恤乏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
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雖因山籍水寧

無架築之勞。斂顧役取材。盖修公私之費。是以卑宮菲食。聖君之所安。金屋瑶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錦繡珠璣。實迷心之酖毒。竊見飾櫛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鑑未形。智周無際。窮奥秘於文闕。盡探賾於儒林。千年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故。得失成敗之機。莫不包羅心府之中。循環目闕之內矣。又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誠能慎終如始。損輕慾而益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則令名與日月無窮。盛德與乾坤永大。帝崩。哀慕成疾。進藥不服。曰。上遇我厚。得先狗馬。承侍園陵足矣。卒年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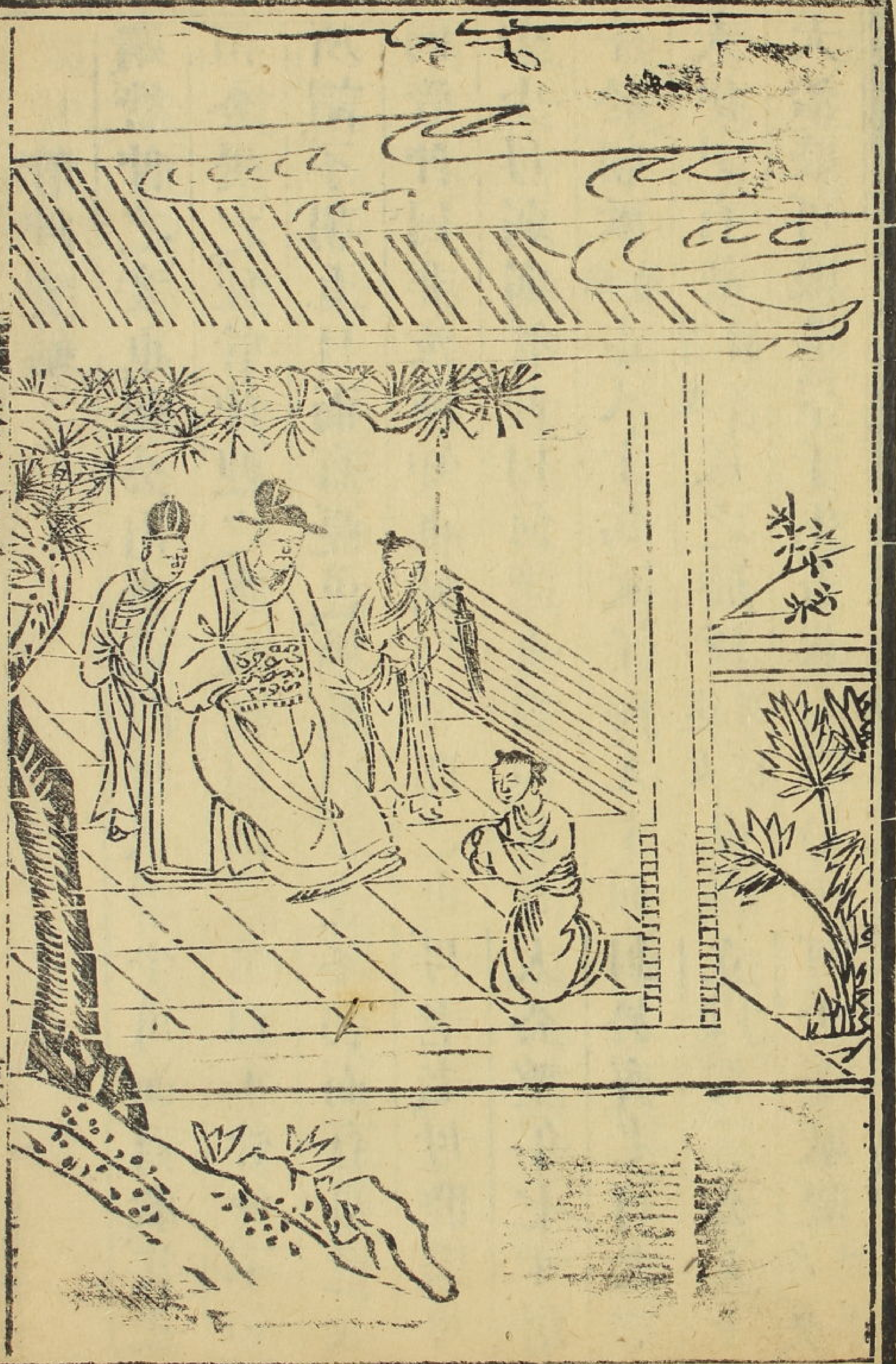
呂氏曰。賢妃非女諫官耶。世言宮妾不可近。婦言不可聽。顧其人其言何如耳。如賢妃者。朝夕在側。食息受言。非琥女寵矣。宮闈近御。孰謂無正人君子哉。



秦宣文君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其父無子。以周官音義授之。後適韋氏。生逞。夫卒。逞幼。宋氏教之學。逞遂成名。仕秦苻音蒲堅。爲太常。堅嘗幸太學。閔禮樂遺闕。博士盧壺音綑進曰。比年綴撰。音隊篆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堅命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禮遂行於世。宋若莘姊妹。尊爲女孔子云。

呂氏曰。宋氏以八十之年。絳幔授生徒。而周官音義賴以大行。賜號宣文。不亦宜乎。聖經賢傳。固婦人所不廢也。



閨範圖說 卷之三

管仲妾婧

婧，管仲之妾也。桓公出齊東門，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婧進曰：君憂不朝而有憂色，敢問。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對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衛地）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老可老耶？夫伊尹有莘（音森，國名）氏之媵臣（送女男僕）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大治，賤可賤耶？睪子生五歲而贊禹，少可少耶？駃騠（音決蹄，名馬）生七日而超其母，弱可弱耶？管仲謝以故。婧笑曰：人已語君矣。古有白水之詩，詩曰：浩浩白水，鯈鯈（音翛）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因以甯戚為相，而齊霸。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此之謂也。

呂氏曰：婧之學，管仲所不能知，可謂博矣。至於四毋之說，皆士君子好高之常病。婧也，豈獨學優，亦有道之女哉。孰謂斯人而為人妾，孰謂管仲而妻斯人。

閨範圖說卷之三終